

喊一声老战友情更长

□ 苗文金

军营一别无数春秋。很久没见面的战友胡国瑾，夜里突然跟我通电话，他的舌头仿佛打着卷儿，浓重的山西腔夹杂着几分醉意。

在部队时，我在六连，胡国瑾在七连，两个连队并不毗邻。六连在营房西头，七连在东边。如果不是同为连队的文书，如果不是共同追求军校梦想，那么我俩估计至今互不相识。

2002年10月底，团机关下令凡是服役期将满的连队文书兼军械员，一律调离岗位。当时新兵十个多月的我和胡国瑾都是“替补队员”，走马上任。因为基层新老更替现象普遍，不利于开展工作，军械部门立即组织专业培训。培训第一天，为方便点名签到，参训人员按照单位次序列队，胡国瑾和我站在一起，互通姓名后熟络了起来。时隔四十多个月后，我俩又参加了军校学习班，同

班学习、同屋睡觉、同桌吃饭，在短短的三个多月的时间里，我们建立了深厚的情谊。

到了年底，我继续留队服役，而他脱下军装打算回乡创业。离别或许再无相见日。起初我们隔三岔五通电话，军营的生活聊不够，随着时日增长，各自在生活轨道忙碌奔波，逐渐次数少了，最后断了联系。胡国瑾从此杳无音信。我也似乎忘记了在遥远的三晋之乡有个亲如兄弟的战友，忘记了我俩并肩苦练武器分解结合的情景，甚至忘记了我俩学则同桌，食则同席，寝则同榻，曾经为理想奋斗的时光……偶然一天有人和我说，胡国瑾时常问我，这使我感动、温暖又不免愧疚，同时怪他不和我联系。我尝试摁下久未拨打的号码却无法拨通，我们失联了。

战友情即便少了生活的仪式程序，它仍像坛中尘封多年的老酒，酝酿得更醇更香更烈！后来，我也转业了。再后来，我写了一

篇短篇小说，分享在战友的微信群里，曲曲折折被胡国瑾看到，又设法从我的老乡董瑞雪那里得到我的微信号。视频接通后，胡国瑾那特有的爽朗笑声，把我带到那个火热沸腾的军营。素年锦时，稍纵即逝。原来一头乌发的胡国瑾额头已是不毛之地，而我呢，早已苍颜皓首，双鬓染霜。各自述说这些年的境遇，感叹岁月不饶人。多年不曾相见，不曾联络，喊一声老战友，说不尽的战友话，道不尽的兄弟情。老战友相见格外亲呀，叙旧相谈甚欢，如昔日般亲近随意，根本不存在时间情感的割裂痕迹。自此我们保持着联系，问候不断。

这次，胡国瑾的同乡战友侯宁要来邯出差，他想让我接待下。数年军旅生涯，点点入梦常相思，我满口应允。

第二天，战友侯宁与其同事抵达邯郸时，已是晚上9点，董瑞雪与我互相争着要做东宴请客人。战友的情感没有是非圆滑，

只有真情的流露。董瑞雪比我早两年兵，他是1999年参军，五年后退伍还乡创业，开货车、包工程干得风生水起，在建筑行业把猛打猛冲的果敢作风展现得淋漓尽致，我们都自叹不如。其实我转业后很长时间，并不认识他，后来在一次战友聚会上才得以相见。

翌日摆宴，市内几个战友听说有客来邯郸都应约而至，开续战友情。此时，我们才知，“新战友”侯宁是通信连的兵，和我、胡国瑾是同年兵，原来是老战友。昔日我们肯定在队列场上偶遇过，在射击场上邂逅过，在大礼堂一同看过电影……举起杯倒满酒，至于新战友老战友已不重要，最关键的是我们都曾经穿过军装，扛过钢枪，共举一杆旗，曾经不负韶华，胸怀凌云壮志，保家卫国。

战友逢战友，分外高兴。战友啊，战友。喊一声老战友，情更长。

（作者单位：邯郸市交巡警支队）

□ 王南海

时常梦回苏北老家，妈妈坐在院子里，为我们烙出一张张喷香的煎饼，无论我多晚回家，都会听到妈妈叫我：“毛孩儿，回来了……”

老屋是爸爸妈妈自己一车土、一块砖盖起来的，尽管只是一个小小的院子，房间也不大，却格外温馨。妈妈喜欢把画报贴在房间里，邻居串门时，总笑着说：“你家漂亮得仿佛神仙洞。”

每每到了夏天，乡亲们吃过晚饭，都喜欢一人拿着一把蒲扇，坐在门口的大场上唠唠家常。年纪大的老人，有的会说书，就眉飞色舞地给我们讲传统故事。人们都聚精会神地听着，星空浩瀚，老屋静默，一切都那么美好。在我们听书的时候，一些可爱的萤火虫在我们身边飞来飞去，不远处的池塘里，传来了青蛙的呱呱声。村子里不时传来鸡鸣狗吠。夜深了，我们就返回老屋，舒舒服服地睡个好觉。

夏天里，妈妈总是醒得特别早，天还没亮，就下地忙活起来了。家四周都是池塘，妈妈担心我们去游泳，不安全，临走时，就偷偷地给我们的腿上抹上一点炉灰。我们这些孩子多聪明，看见妈妈走了，就一骨碌爬起来，呼朋唤友游泳去。我们像一只只泥鳅一样，“吱溜”一下钻入河中，玩个不亦乐乎。估摸着快到妈妈回来的时间了，就爬上岸，赶紧跑回家，擦干身体，再找一块炉灰，抹在妈妈抹的位置。不久，妈妈回来了，看我们似乎刚刚起床的样子，腿上的炉灰还在，就假装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。后来，直到我参军了，才向

妈妈说起往事，妈妈则哈哈地笑，说：“我还以为自己做得天衣无缝，原来早被你们这些孩子发现了。”

小时候，尽管家里条件艰苦，可是妈妈会节衣缩食，每年为我做新衣、新鞋。每当我穿着新鞋新衣，走在村子里，都感觉格外神气。家里没有什么好吃的，几个孩子就商量着炖只母鸡吃。趁着大人们都干活去了，我们就三扑两扑地抓住一只老母鸡，母鸡“咯咯”地叫着，我们却不知所措。几个孩子根本不知道如何处理这只鸡，才能变成美味的鸡汤。

哥哥说：“先烧火，然后把母鸡摁进去就行。”我如法炮制，当炊烟升起来，母鸡即将被我们摁在大锅里时，妈妈看到院子里冒烟，以为着火了，慌忙跑回来，才发现是在“炖母鸡”。妈妈迅速解救了那只母鸡，我们却每人挨了一顿打。长大了才知道，当年家里的鸡蛋是唯一可以换钱的“宝贝”。

初中的时候，我去乡里上学，每天往返几十里。妈妈就把一些煎饼放在我的书包里。每天下午放学时，我早已饥肠辘辘。书包里只有午餐剩下的煎饼渣，实在累得走不动了，我就坐在路边的大树下，慢慢把书包倒过来，找点煎饼渣，放进嘴里也感觉格外香甜。

老屋的院子里，种着一棵无花果树。每到无花果成熟的季节，那甜甜的果子，总让我垂涎欲滴。长大了，吃过很多无花果，都感觉不如老家的好吃。

走过再远的路，也难忘故乡。慢慢地，才懂得亲情永远是世界上最优美、最绵长的画卷……

（作者单位：石家庄市公安局桥西分局）

童年的时光

□ 宋雁龄

又是夏夜，雨渐渐停了，窗外传来知了的叫声，时而音色低沉，底气浑厚，就像管弦乐器演奏着抒情乐章；时而尖细高昂，肆无忌惮地嘶鸣，仿佛不把人类的耳膜穿透不罢休。

知了是蝉的别名，也是夏天的代名词，它们用坚硬的口器插入树干，吮吸树的汁液，把营养与水分吸入身体。它们引吭高歌，目的是为了引诱雌知了来交配，在树上产卵。

很多人不喜欢知了的叫声，嫌太聒噪，让人心烦，而我却因为有儿时捉知了的经历，所以从未对它产生过厌恶。

知了是知了的幼虫，生活在土中。据《礼记》记载，蝉不仅是平民的食品，也是君王贵族筵席上的佳肴，为此，不少地方至今仍保留着食蝉的习俗。

夏日雨后的傍晚，是捉知了的最佳时机。雨刚停，土地潮湿松软，村北的小路两侧散长着白杨树、榆树、柳树。我和小伙伴拿着玻璃瓶和手电筒早早走出家门，此时的天还没有黑透，知了大多还在土里。我们走在地垄上，低头弯腰寻找知了的洞。当看到大如花生米，小如黄豆大小的洞口时，就会眼前一亮。从中选洞口边缘薄的，用小指指甲将洞挑大，这时，黄褐色的知了猴，就会凸着一双大眼睛，出现在眼前。光线的突然增强，让知了猴感知到危险的来临，它慢慢向洞中退却。这个时候，一定要快准狠，伸出食指迅速勾住它的前爪，提出洞穴，丢进玻璃瓶，盖上盖子，接着寻找下一个。

当夕阳沉到西边玉米地不久，夜幕降临，回头望去，远处的村庄亮起点点灯光，白杨树、榆树、柳树上出现短短长长的光线，那是许多手电筒照射的光芒。这时，我和小伙伴对视一笑，有种幸亏出来早，把大部队甩到后面的庆幸。于是，加快脚步，心情愉悦地做夏夜第一轮的捕捉者，将不知何时爬上树干、玉米秧子上的知了猴一一捕获。

在夜色的掩护下，在地下蛰伏数年的知了猴用锯齿般的前足掘土出洞，攀爬树干或者棚架，只因为在凌晨时分褪去外壳，展开双翼，羽化为蝉。也有蜕皮不成功的，上半身已从空壳里钻出，不知为何，爪子离开了树干，双翼没有展开，下半身仍与壳相连，泛着浅绿色的背昭示着想成为蝉，却最终失败。

除了在外乡间的小路上捉，我家西院也是捉知了猴的场地之一。靠西墙的位置有一片竹林，每到夏天的夜晚，都会洒下一地竹影。水井旁有两棵枣树、一棵梧桐树，雨后的土地极其松软，知了猴就会悄无声息地爬出地面。有时能捉上两三只，有时一只也没有。然而，第二天清晨，又总能在竹子的枝头、枣树的树干上看到新鲜的蝉蜕。而那侥幸逃脱了的知了猴早已完成它的“金蝉脱壳”，不知飞往哪棵树上引吭高歌去了。

知了猴的吃法也有不少，常做的方法是清蒸或煎炸，儿时的我吃得最多的是清蒸。头天晚上把捉回的知了猴放进盐水里浸泡，第二天早晨上锅屉蒸熟。剥去外壳，掐掉下腹部，连头带背直接放入口中。知了猴的肉很有嚼头儿，口感略像鸡肉抑或瘦猪肉，但味道又像牛肉。据说，知了猴蛋白质含量高达72%，是天然的高蛋白食物。

窗外，知了仍在树上高歌，而知了猴，我已经许多年没有捉过了。

（作者单位：秦皇岛市公安局海港分局）



故乡风光

郝贵君

（作者单位：涿鹿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）

怀念我的母亲

□ 孟令伟

93岁的母亲永远地离我而去了，留给我的只有无尽的怀念。母亲对我的疼爱，就像放电影一样，一幕幕在脑海里闪现，挥之不去，难以忘怀。

我的童年时代物资匮乏，粮食短缺，我的体质又差，因此，母亲对我疼爱有加。一家人吃糠咽菜，母亲总是给我蒸上几个白面馒头，放到竹筐子里，用木棍挑起，挂到高高的房梁上。吃的时候，母亲用木棍摘下竹筐子，拿出馒头，有时在锅里热一下，有时放到灶膛里烤得焦黄后给我吃。母亲为了让我增强体质，不时地给我改善生活，时常拿着粮票，领着我进城买上几个肉包子。

我读小学的时候，多次逃学，老师每次都会叫去母亲，要求对我严加管教，母亲每次回到家里，总是以泪洗面，母亲没文化，大字不识一个，却明白读书的重要性，鼓励我要好好学习文化知识，用知识改变命运，跳出农

门。母亲对我谆谆教诲，我深受启发。我开始用功学习了，母亲看在眼里喜在心里。父亲在外地工作，母亲一人耕种着十余亩责任田，即使在秋收秋种农忙的时节，也从不叫我下地干农活，让我把全部的精力用到学习上，最终，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县中学，母亲很是欣慰。

我娶妻生子后，母亲像疼爱我一样，疼爱她的孙辈。每日照顾孩子，就为了让我和妻子安心上班。母亲在对待孙辈的学习上毫不含糊。孩子放学一进家门，母亲就叮嘱他们先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，再温习一遍功课，使他们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，陪伴着孩子们读完小学、中学，后来，两个孩子先后考入大学，

并且都读完了研究生。

母亲83岁那年，突患脑血栓，瘫痪在床。作为一名警察，完成单位的工作任务后，我便守护在母亲身边，十年如一日。十年来母亲的病情多次反复，先后住院治疗二十多次。今年春节，母亲的病情愈加严重，医生也告诉我们要有个心理准备。

母亲病得越来越重，呼吸也开始变得微弱，我还是做了母亲最爱吃的菜，十余种，我把每一种菜都喂一口给母亲，我想这可能是母亲最后一顿饭了。我唯一能做的，是满足母亲在临终前，尝遍她生活中最爱吃的东西。

最终，疼爱我的母亲走了，我多想和母亲再多待几年，但我已无回天之力。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传承母亲勤劳、诚实、厚道的家风，把家庭经营好，让母亲在天堂里放心。

（作者单位：盐山县公安交警大队）

编草帽辫

□ 闫辰国

儿时的麦收时节，我和母亲总要抽出时间到打麦场上，把长得又高又直的麦秆挑选出来，剪掉麦穗，留下麦秆。母亲有她的打算，准备编几个蒲墩、打几顶麦秆秆子，这是她多年来的习惯。我则准备编草帽辫，挣几个零花钱。我看上了供销社卖的彩色蜡笔、小画书和文具盒。

打麦场上没有树荫。母亲在火辣辣的阳光下半蹲在地面上，她穿着偏襟土布上衣，头上顶着一块方巾。方巾遮挡着她半个脸，防尘也防晒，这是当时农村妇女在劳动时一贯的装扮。母亲双手梳理着麦秆，汗水早已湿透了她的后背，头发一缕一缕披在脸颊两旁。我戴着用柳条编织的环形柳圈，柳叶那种苦香味绵长，最能提神醒脑。我将麦秆第一节一根一根掐下来，在地上梳理整齐后带回仓库，存放于通风干燥处备用。

编草帽辫之前，要先泡麦秸莲。取适量的麦秸莲放入清水中浸泡一晌捞出，甩掉水分，麦秸莲由脆硬变得柔软，极易塑形。用毛巾卷一把

好的麦秸莲，这样既防止水分蒸发，也便于抽拿。

常言道：万事开头难。编草帽辫首先要“起头”。抽出四根麦秸莲握在手中，三根平放在掌上，第四根竖着插在第二根下面、在第一根和第三根的上面。用右手拇指将最下边的第三根，压在第二根上面，再插在第一根下面。左手拇指重复类似右手拇指的动作，最后形成七根交叉。一边三根，一边四根。编草帽辫是用双手拇指的指甲向里一压二别进行编织的。当麦秸莲短到不能再编时，遂抽取一根新的麦秸莲接续上即可。只要学会了“起头”以及接续麦秸莲，编织就非常简单了。娴熟的人，闭着眼睛都能编，凭的是感觉。

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至八十年代中期，在老家农村长大的孩子，大都会编草帽辫。当时县土产公司组织生产草帽，技术人员送技下乡，在各村培训了一批编草帽辫的业务骨干，从而在农村催生了编草帽辫这一行业。编草帽辫是季节性的活儿，既可以将麦秸莲变废为宝，又能补贴家

用，最受心灵手巧的大姑娘、小媳妇的青睐。她们又将这一手艺传授给身边的弟弟妹妹们，致使编草帽辫的技艺在故乡流传了二十多年。

我编草帽辫是跟身边的姐姐们学的。麦收结束之后，常看到她们三五成群地围坐在家门口或生产队大院的树荫下，一边叽叽喳喳，一边编着草帽辫。麦秸莲在她们手中飞舞，抽莲接续看得人眼花缭乱。当草帽辫编得快要垂到地面时，她们就在左胳膊肘儿上盘一圈。她们也处在“不识愁滋味”的年纪，那银铃一样清脆的笑声，麦秸莲编织碰撞发出的“沙沙”声交织在一起，在空中回荡。多少年过去了，那声音一直在我记忆深处回响，难以忘记。

刚学编草帽辫时，由于编织要领掌握得不够，我编出的草帽辫多有不平，且线条歪斜。为此，我苦闷了不少时日。后来，解决草帽辫不平，我多是用擀面杖擀压来解决。对于编织的线条歪斜问题，多次请教身边的哥哥、姐姐们给予修正，有时还需要拆了重新返工。熟能生巧，我的编织水平不断提升，在小朋友当中成了编

草帽辫的行家里手。

麦假里，除了割草，小伙伴们大都聚在一起编草帽辫，挣零花钱。那些街坊的大哥哥、小姐姐们，即便是去谁家串门的，也不忘在腋窝里夹着用毛巾裹着的麦秸莲，手里忙个不停。手法快的，每人每天能编两把。手法慢的，两三天编一把也属正常。遇到阴雨天，大家常聚在一起开展编织比赛，饭都顾不上吃。所编织的草帽辫，三尺为一圈，十圈为一把，用绳扎紧存放。当时村供销社专门收购草帽辫，也有人走村串户收购。根据编织质量及成色，一般每把能卖9分至1角2分不等。整个夏天，每个小伙伴都能编十几把，收入一块多钱。按照当时的物价，对于我们来说，这也算是一笔可观的零花钱了。

如今，随着社会的发展，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，靠编草帽辫挣零花钱在农村逐渐消失。曾经风靡了二十多年的草帽辫编织技艺，变成了历史褶皱中的微尘，留给我们那一代人的，是永久的、美好的回忆。

（作者单位：邢台市公安局信都分局）